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論聖經中的音樂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Wee, Pan Chou;Yang, Lu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7-10 08:33:13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57">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57</a>

# 论圣经中的音乐\*

潘朝伟 陆 扬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圣经中的音乐美学思想,显示希伯来文化何以在频频发布形象禁忌的律令下,能赋予音乐以无上的殊荣。从日常生活的层面来看,音乐和人类生活的喜怒哀乐息息相通。从战争层面看,音乐鼓舞士气为不可或缺。尤其是音乐可以假道迷狂,同神直接交往。故在对于上帝耶和华的一切赞美形式中,音乐有充分的理由独占魁首。此外,比较《旧约》的音乐崇拜和热诚,《新约》对音乐显出的明显的保守态度,亦可揭示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文化态度和美学趣味上一些耐人寻味的差异。

**关键词:**音乐;圣经;迷狂;预言;神圣崇拜

## Music in the Bible

Pan Chou Wee; Lu Ya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 musical aesthetics, this

---

\* 本文的写作得到复旦大学亚洲中心资助。

paper is trying to illustrate why music enjoys the most prestigious position while visual image is vehemently prohibited in the Hebrew biblical world. Some examples are music is closely link human emotional experiences in daily life, encourages morale in the combat, and especially, communicate with the God though an enthusiastic condition. However, the obvious conservative musical attitude in the New Testament may reveal the subtle difference in cultural and aesthetical taste between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Key words:** Music; the Bible; Enthusiasm; Predict; Holy worship

圣经无疑具有非常丰富的音乐美学内容。固然,摩西五经三令五申,从偶像崇拜到整个的形象崇拜,全面禁忌无余,从而明显压抑了古代希伯来民族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的创造天赋,可是这反过来使音乐在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中,独独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音乐可以通灵会意,与神直接交通,也可以呼应我们灵魂最深邃处的神秘情感。所以不奇怪,音乐在所有的远古文明中,几乎无一例外都处在一切艺术形式中的至尊地位。在希伯来文化中,比较上帝三令五申的形象禁忌,音乐所享受的独特殊荣是耐人寻味的。《创世记》中回顾远古历史,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列出了游牧、音乐和铸造铜铁这三个与自己民族有密切关系的行业的祖师:

亚大生雅八,雅八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雅八的兄弟名叫犹八,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洗拉又生了土八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4:20-22)

由此可见,音乐在希伯来文化中的地位,不亚于其他谋生的技术。根据亚述文献,公元前701年,犹大王希西家向亚述王西拿基立进贡,其中包括许多男女乐师。犹大亡国后,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但从《诗篇》里我们看到,就是他们的哀歌,也反证出了以色列人的音乐天赋委实是名扬四方,以至于掳掠他们的异邦人也要来听他们唱歌:“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137:1-3)音乐在圣经的世界中意味着什么?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 一、日常生活中的音乐

《民数记》记载了一首掘井之歌:“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圭、用杖所挖所掘的。”(21:17-18)这是远古希伯来人最早的劳动歌曲之一,由此可见奏乐是人类的天性。最早的歌曲,很可能就是来自于集体劳动齐心协力所产生的节奏感,因此一起劳作的人借着同声齐唱,就使工作有了欢快的律动。从圣经的许多记载来看,唱歌和劳动的愉悦,几乎总是形影不离。在《以赛亚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个反证的例子,以赛亚说,因为战乱,“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欢乐;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16:10)。这也说明,以色列人平时在田间和葡萄园里的劳作,是充满了歌声和欢呼声的。

像大多数古代民族一样,在希伯来文化中,音乐是表达欢迎的首选。在《约伯记》里,灾难中的约伯叙述人生的欢乐时光,就说“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他们随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21:11-12)。很显然,约伯追忆往事,就是以长寿、子孙满堂、家中的欢笑、小孩子们跟着琴鼓歌唱,更随着笛声欢呼、跳舞作为幸福象

征的。适逢欢庆一些特别的日子,或社群中喜乐的佳节,以色列人更是大摆筵席,奏乐欢乐,唱歌跳舞,热闹庆祝一番。希律王庆祝生日,摆设筵席,招待政府显要、文武官员和加利利的民间领袖,宴会上也有歌舞。各种招待来宾的余兴节目中包括美女随乐表演艳舞(可6:21-22)。结婚是另一个喜庆的日子,新郎新娘在婚宴上对唱情歌,《雅歌》便是这类歌曲的汇编,有时新娘还随着音乐载歌载舞(6:13)。《士师记》记载参孙的婚宴持续了七天,在筵席上有各种余兴节目,其中提到猜谜游戏,但我们可想而知,在宴会上肯定少不了悦耳的音乐、唱歌和跳舞(14:10-18)。在《路加福音》中,耶稣讲述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故事,说是某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要求父亲将他那份家产给他。小儿子得着他那份财产后,便离家出走,到遥远的地方过着放荡生活,挥金如土,不久就一贫如洗,生活潦倒。最后,他醒悟过来,决定回家,向父亲认错。当他回到家里时,慈爱的父亲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因儿子知错能改,喜出望外,设宴大事庆祝,又是奏乐、又是唱歌、又是跳舞: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情。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地回来,把肥牛宰了。”(15:25-27)

如果说喜乐、欢笑、跳舞是表达喜庆,那么它们的反面便是悲伤、哭泣、哀恸。如《传道书》称:“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3:4)所以不奇怪,先知耶利米预言上帝的审判将要临到犹大,到时欢宴喜庆的声音势将不复听闻:“那时,我必使犹大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耶7:34)

不仅如此,收获的季节也载歌载舞。圣经时代,收割季节是最喜乐的日子,一切工作完成之后,全村的人都会聚集于一处,大事庆祝,在欢乐声中饮酒作乐,弹琴,鼓瑟,击鼓,吹笛,跳舞(赛9:3;16:10)。《士师记》也提到每年葡萄收成的季节,女子在欢庆中会出来欢乐跳舞。其叙述极富有戏剧性,背景是以色列人中的便雅悯支派女丁不够,眼看要断后,以色列长老就给便雅悯人出了一计:“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21:21)便雅悯人依计而行,果然如愿以偿,抢得美人归。这里庆祝丰收的舞蹈,竟成了一个甜蜜的陷阱。

我们发现,即便在送别场合,音乐和舞蹈也在唱主角。《创世记》记载,雅各不堪给岳父兼舅父拉班当免费的长工,带着家人不告而别,偷偷离开了拉班的家。拉班过了三天方才知情,于是带了家丁追赶。拉班追赶了七天,终于追上雅各,见面时我们看到他这样责问雅各:“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着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地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地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31:26-28)拉班责备女婿雅各不辞而别的话,正显示了以色列人典型的送别礼节,里面包括唱歌、击鼓、弹琴,以及亲吻被送别的人。

音乐和舞蹈在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也是声色之娱里面的主要角色。据信《传道书》的作者提到,他为了追求快乐,聚集了各种财富,兴建了环境清幽、富丽堂皇、设备齐全的王宫,又买了许多奴婢服侍自己、娶了无数妃嫔陪伴自己,还召来许多男女歌手,天天给他提供娱乐节目,整天沉迷在佳肴和美酒之中:“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妃嫔。”(2:8)这和后代王公贵族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方式好像没有多大差别。从《撒母耳记下》中,

我们也读到音乐和娱乐的关系。时当押沙龙叛乱平息之后,大卫王过约旦河,回耶路撒冷的王宫时,基列人巴西莱前来送行。巴西莱曾在大卫王逃难时善待大卫和他的随行者,供给他们许多食物。大卫王非常感激巴西莱的友情,邀请他与自己一道回耶路撒冷,在王宫养老。但巴西莱已80岁了,他以年纪老迈,尝不出甘酒美食,辨不出音乐为由,谢绝了大卫的善意:“仆人现在八十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出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19:35)可见醇酒、美食、音乐、歌唱、舞蹈都是王宫中普遍的娱乐生活。我们由此得知献歌宫中的,不仅有女性,同样有男性。

耽于声色歌舞当然不是为国之道。所以在《以赛亚书》里,先知以赛亚斥责犹大国的君主们只顾欢乐,沉迷在靡靡之音里,完全不把上帝的作为放在心上:“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留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5:12)无独有偶,在《阿摩司书》中,先知阿摩司也愤怒斥责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那些终日追求贵族生活的领袖们,预言他们将首先被掳到外邦:

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舒身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6:4-7)

在上面的罪名中,“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赫然位列其中,无怪乎在旧约时代,妓女都喜欢借着琴声和歌唱,来增加她们招徕顾客时的诱人魅力:“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

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赛 23:16)

## 二、音乐和战争

古今中外，音乐与军队生活历来有密切关系。军队以不同的号声表示起行、安营、发动攻势或撤退等不同的命令，一如《哥林多前书》中保罗所言：“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14:8)音乐之见于军事，主要的乐器是角和号。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行进时，队伍如同行军，即是以吹号施令聚集、起行和安营。特别在《民数记》第10章中，耶和華晓谕摩西如何吹号集合起行，交代可谓详尽备至。

在战场上，以色列人以吹号角来指挥军队的行动。在《士师记》中，士师以笏在以法莲山地吹角，召集以色列人随他去与摩押人争战(3:27)。士师基甸也以吹角召集以色列的各族，跟随他一起对抗米甸人、亚玛力人等强敌。基甸抵达敌人营地时，将跟随他的300人分成三队，每队100人，分散在敌营周围。他们以吹角作为发动攻势的暗号，基甸是这样交代其部下的：“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地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周吹角，喊叫说：‘耶和華和基甸的刀！’”(7:16-18)到了三更时分，300个人一齐吹号，一齐打破手里的瓦瓶，亮出藏在里面的火把，高喊：“耶和華和基甸的刀！”一起杀上前去，那阵势就足够叫敌人闻风丧胆，落荒而逃，在纷乱中自相残杀(7:21-22)。这个场面，很似《约书亚记》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攻打第一座城耶利哥时的描写。首六天，以色列的军队和祭司抬着上帝的约柜，每天绕城一周，祭司一边走一边吹角。第七天，他们绕城七次，到第七次时大声吹角，百姓高声呐喊，城墙顿时轰然倒塌(6:1-20)。在这两个战役里面，角的功效真是惊天动地。

在欢迎凯旋队伍的时候,更是少不了欢乐的音乐和歌曲。《旧约》记载了三首凯旋歌曲。第一首在《出埃及记》,上帝使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又使法老的追兵全军覆没于深海中,之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欢唱凯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15:1-2)当时妇女们还在亚伦的姐姐,先知米利暗的带领下,击鼓跳舞(15:20-21)。第二首在《民数记》,在旷野中飘泊的以色列人来到亚摩利人的境界时,要求亚摩利王西宏允许他们过境,西宏不但拒绝要求,还出军攻打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军队大败亚摩利的军队。战争胜利之后,以色列人作了一首凯歌纪念该战役:“摩押啊,你有祸了!基抹的民哪,你们灭亡了!基抹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掳,交付亚摩利的王西宏。”(21:29-30)第三首在《士师记》,这是士师底波拉和统帅巴拉战胜迦南王耶宾之后所作的凯歌:

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  
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  
你们应当赞颂耶和华。

君王啊,要听!  
王子啊,要侧耳而听!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5:2-3)

这三首凯歌本身的长度远不止上面援引的片段。它们表达的都是欢庆胜利的喜悦和对上帝耶和华的赞美。我们还看到,士师耶弗他大败亚扪人奏凯而归,到自己的家乡米斯巴时,他的独生女按着欢庆凯旋的习俗,拿着手铃鼓跳着舞出来迎接他,虽然谁也

不会想到因此招致了做燔祭的命运。在《撒母耳记上》里,大卫用机弦甩石杀死了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之后,非利士军队在以色列军队面前仓皇逃窜,以色列军队乘胜直追,把敌军杀得片甲不留。扫罗王带着军队凯旋时,众人夹道欢迎,妇女们沿途击鼓弹琴,亦是载歌载舞,高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18:6-7)

我们发现,出战之前,音乐在祭拜神明、祈求神明佑助的仪式中也具有独当一面的荣光。《历代志下》记载的一段历史事迹便是一例,当时犹大王约沙法与亚扪人、摩押人和以东人争战,犹大人带着妻子儿女,一道站在耶和华面前,祈求上帝应许与他们同在,拯救他们:“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

奇迹果然发生。圣歌团唱歌赞美上帝的时候,耶和华显灵,来犯的敌军便溃乱起来,自相残杀。犹大军队来到旷野的望楼,向敌军阵地观望,但见敌军尸横遍野,无一幸免。约沙法率领军队前去拾取敌人遗下的财物,财物之多不可胜数,犹大人足足用了三天才把战利品收拾完。约沙法率领军队荣归耶路撒冷,百姓出来欢迎军队,又是鼓瑟弹琴的欢乐场面:“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圣殿。”(20:28)

### 三、音乐与预言

音乐的神秘功能似乎在大多数宗教中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圣经记述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秘文化显然不在例外。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先知借着音乐和舞蹈,使上帝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控制他们的肢体,但最重要的是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传达上帝的信息,颁布神谕。

先来看扫罗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中,撒母耳有心给扫罗膏油,立他为王。扫罗当时在寻找父亲迷失的驴子,撒母耳给这

个浑然不知的年轻人指路,告诉他路上会遇到三个人,那三个人会向他请安,给他两个饼,然后,“你到上帝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邱坛上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10:5-6)。由此可见,扫罗和他迎面遇到的先知们一样,都是假道音乐,被上帝的灵所控制,受感说话。扫罗由此成了“新人”。事实上扫罗还有第二次类似的经历。那时他已做了以色列王,因妒忌大卫,一而再、再而三地追杀大卫。大卫逃避追杀,跑到先知撒母耳那里。扫罗闻讯派人去捉拿,可是差人抵达那里,看到撒母耳正在监督一群先知受感说话,扫罗的人见到了此情此景,竟也不由自主,受耶和华的灵控制,像先知一样受感说话起来。扫罗又派了第二班人去捉拿大卫,可是与第一班人一样,他们同样受上帝的灵所控制,身不由己地受感说话。扫罗又派了第三班人前往,他们的遭遇也是如出一辙。最后,扫罗自己亲自出马,追踪撒母耳和大卫,来到拉玛的拿约,没曾想他的遭遇更加离奇:

上帝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也一样受上帝的灵所控制,不能自控地将自己的衣服脱掉,光着身子躺在地上,不断地受感说话,一昼一夜之久。(19:18-24)

扫罗第二次受感说话事件里虽然没有提到音乐,但我们可以假设他们是在音乐的感应之下,受上帝的灵所支配说话的,因为这是当时先知受感说话的普遍方式。如前述之,在《列王纪下》中,先知以利沙被问及祸福凶吉,叫约沙法王给他找个乐师来,说是乐师弹琴的时候,上帝的灵便降在他以利沙的身上,乃可以为上帝说神谕,也是这一类型。

《新约》时代的信徒也有类似的体验。《使徒行传》说,在五旬节,耶稣的信徒们聚集一道,敬拜上帝,忽然就有异象发生:“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2:1-4)那些语言包括帕提亚话、玛代话、以拦话、美索不达米亚话、犹太话、加帕多家话、本都话、亚细亚话、弗吕家话、旁非利亚话、埃及话等等,不一而足。众信徒各个发现,别人都在讲自己的乡音,不由得大吃一惊。而圣灵之所以降下这个奇迹,让信徒们身不由己开口说起从来没有学过的外国语言,目的当然是让更多的人明白福音,相信真道。

《哥林多前书》中保留了专门谈及以上信徒“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的记载,谓之“方言”。也就是说,人在神灵附会的迷狂状态中,能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用没有学习过的语言传达神谕。但是保罗发现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存在滥用“方言”的情况,就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特别与他们讨论了“方言”的话题。其中有以音乐来比喻“方言”的例子:

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14:6-8)

保罗的意思是讲道的恩赐要胜过说方言,因为方言是自己都不知所云的外国的语言,自己不知所云,别人当然更是不知所云。他指出方言是圣灵的一种恩赐,但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恩赐。而且,讲别人听得懂的道理,应该是比说方言更有价值吧。但这并

不以为方言不足取。事实上,在今日基督教的灵恩派里,在响亮的琴声和鼓声中,仍有许多信徒唱歌敬拜赞美上帝时,常被圣灵充满,开口说“方言”。

#### 四、音乐和神圣崇拜

音乐不但可以通灵会意,而且可以直传上帝的智慧,表征上帝的荣光。以艺术来传达对纯精神形态超验上帝耶和華的神圣崇拜,希伯来人看中的是音乐。与对视觉艺术的压抑和排斥判然不同,圣经对音乐的推崇一如其他古代民族对这门至高艺术的醉心和迷恋。圣经谈到音乐的地方多不胜数,大段的文字如《历代志下》:

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供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希曼、耶度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钹、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一百二十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華;吹号、敲钹,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華。(5:11-13)

这是说所罗门的祭司在节庆的时候,借音乐以求与上帝沟通。这里展示的是圣殿崇拜的音乐。所罗门的父亲大卫原本就想为上帝建造一所堂皇的圣殿,但上帝只要他为圣殿预备蓝图和材料,把建殿的工程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大卫为王的年间,为上帝建造了一个帐幕安放约柜。音乐在帐幕的崇拜中,显然也占有重要地位。《历代志上》说,大卫特别挑选了4000个利未人任乐师:“四千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華。”(23:5),又挑选了经过特别训练的歌手288人:

上帝赐给希幔十四个儿子、三个女儿，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钹、弹琴、鼓瑟、办上帝殿的事务。亚萨、耶杜顿、希幔都是王所命定的。他们和他们的兄弟学习颂赞耶和華，善于歌唱的，共有二百八十八人。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掣签分了班次。(25:5-8)

乐师队伍和歌手队伍的规模，无疑是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而且我们看到，乐师和歌手都是以色列人的家族职业。歌手288人，被进而分成24班，每班12人，轮流在每日早晚、安息日和重要的祭祀日子，以音乐和歌唱称谢赞美上帝。

由此可见，假道音乐进行神圣崇拜，正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主要模式。圣殿落成之后，所罗门把这个模式继续应用在圣殿里的崇拜上。《列王纪上》载，泰尔国的希兰王不但从家乡运来金子和宝石，还运来不少檀香木，所罗门就用檀香木为耶和華的圣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乐师和歌手做琴瑟。从此以后，再没有这样进口檀香木的盛事(10:11-12)。可见乐器的制造材料除了通常的松木，还可以是非常珍贵的檀香木。所罗门之后，音乐的神圣崇拜模式显然被历代君王继续遵循下来，如《历代志下》记述的希西家王做燔祭的场面：

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華殿中敲钹、鼓瑟、弹琴，乃照大卫和他先见迦得，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利未人拿大卫的乐器，祭司拿号，一同站立。希西家吩咐在坛上献燔祭。燔祭一献，就唱赞美耶和華的歌，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衛的乐器相和。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直到燔祭献完了。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吩咐敬拜。希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

和华,低头敬拜。(29:25-30)

这里做燔祭的音乐程序,先是敲钹、鼓瑟、弹琴,然后是吹号唱歌,随后又是以一应乐器相和。最后复以配乐的诗章再表敬拜。可以想见,这个场面是非常生动辉煌的。这一音乐神圣崇拜的本能如此深深流淌在以色列人的血脉里,以至于后来以色列和犹大分别亡国被掳之后,也是耿耿于怀,不敢忘却。波斯大帝居鲁士下诏准许以色列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回归故土巴勒斯坦后,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带领下,他们也尽量模仿当年大卫和所罗门的模式,重建圣殿的神圣崇拜。从《以斯拉记》来看,当时职业歌手的人数相当可观,“歌唱的亚萨的子孙一百二十八名”(2:41),“会众四万三千三百六十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七千三百三十七名,又有歌唱的男女二百名”(2:64-65)。而重建耶和華圣殿的仪式上,音乐崇拜的气派与当年大卫的定例几无二致:

匠人立耶和華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華。他们彼此唱和、赞美耶和華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3:10-11)

大卫本人的音乐天分在圣经里是首屈一指的。他年纪轻轻就能弹奏一手好琴,他的琴声甚至能驱魔,一如《撒母耳记上》所说,扫罗闹头疼,大卫一弹琴,盘踞在他脑袋里的恶魔就逃之夭夭了。据载大卫成为以色列全国的国王后,决定把上帝的约柜搬运到耶路撒冷,在整个搬运过程中,“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華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铎作乐跳舞”(6:5)。大卫本人穿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華面前极力跳舞,带领百姓们都在上帝面前尽情欢舞,这一描写把大卫对耶和華的一片深情

表达得栩栩如生。要不然,耶和華怎么总是念念不忘关照大卫呢。

大卫的音乐崇拜成果最集中地体现在《诗篇》里。其中有大卫本人的创作,也有他收集的诗歌,好些诗歌后人在崇拜中使用,延续至今。现在收集在《诗篇》中的诗,最少有73篇被归于大卫。有一些诗篇归在诗班长的名下,如亚萨的诗有12首(50,73-83篇),可拉后裔的诗有11首(42,44-49,84-85,87-88篇),还有被概括性统称为“交与伶长”的诗,不少过50首。

《诗篇》多处呼吁以色列人唱歌赞美上帝,不但唱老歌,而且唱新歌;不但唱歌,而且唱诗。如此上帝在以色列人的歌声中,尽显他的荣光:“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68:32-33)歌犹不足,还可以鼓励人以不同的乐器来称颂上帝,乃至跳舞来赞美上帝:“你们要赞美耶和華,向耶和華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149:1-3)《诗篇》最后一篇更几乎罗列了各种乐器,呼吁以色列人用所有那些美妙的乐器赞美上帝。《诗篇》就在如此一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中拉下了帷幕:“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150:3-5)

值得注意的是,上帝并不是一味沉溺在对他的赞美和颂歌里,甚至肥牛肥羊的各式献祭里。在《阿摩司书》中,先知阿摩司警告说,人不能单靠献祭、歌唱和音乐这些宗教仪式讨上帝喜悦,还必须过伸张正义、追求公平正直的生活,才能得上帝欢心。他这样转述上帝耶和華的话语:“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

义如江河滔滔。”(5:22-24)

这里上帝嫉恶如仇的鲜明个性再一次展示无遗。《阿摩司书》是公元前8世纪的作品,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先后见证了数位先知的兴起,来向忤逆的以色列民众宣告将要来临的审判。当时阿摩司在北国以色列做先知,耶罗波安二世治下的以色列国势相当不错,收复了失地,经济繁荣,政局也稳定。但是社会贫富悬殊,富人骄奢淫逸,穷人卖身为奴,执法机构却普遍收受贿赂,颠倒是非。在这样的情势下,给上帝的燔祭也好,颂歌也好,多少显得像没有实际虔诚内容的虚情假意。所以阿摩司大声疾呼“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正可以显示上帝明察秋毫的公正之道,在它面前,即便音乐的辉煌,也是黯然失色了。

## 五、《新约》中的音乐

《新约》里面也有音乐。但是随着圣殿在公元70年被罗马军队拆毁,圣殿中的音乐崇拜也告一段落。圣殿被毁之后,会堂成为维持犹太人信仰的主要场所。会堂主要的活动是朗诵律法书、吟诵祷文和诠释经文,不准有任何音乐伴奏。初期基督教会主要根据早期犹太人的会堂模式行崇拜礼,鉴于这一背景,《新约》很少提到音乐和唱歌,是远逊于《旧约》的。

但是,《新约》中的音乐和歌唱记述虽然逊于《旧约》,却不能被熟视无睹。《路加福音》说,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有一大队天使天兵向伯利恒的牧羊人报告基督降生的佳音,他们高声赞美:“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2:14)从《启示录》中我们看到七位天使吹号。最后一位天使吹号,是宣布基督耶稣将再次降临进行最后的审判。前面六支号,吹响的都是这末日降临的可怖预言:

第一位天使吹号,是天降冰雹和血火,禾稼毁灭惨重。

第二位天使吹号,是大山熊熊燃烧堕入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里的三分之一生物死于一旦。

第三位天使吹号,有巨星燃烧从天而降,毁灭三分之一的江河水源。

第四位天使吹号,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皆被击打漆黑无光,以至于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夜晚亦然。

第五位天使吹号,一颗星坠入无底深坑,有尾巴带毒钩的蝗虫蜂拥而出。

第六位天使吹号,四个魔头率领万万马军杀将过来,有火、烟、硫磺从马口中喷出,杀灭了三分之一的人类。

号声在这里活脱脱就是毛骨悚然的发自地狱的声音,世界末日就在这七位天使的号声中逐次降临,由此可见音乐,同样具有叫人魂飞魄散令人恐惧的效果。或者说,这七位天使吹出的号声,已远远超出音乐。

但《新约》也秉承了唱歌赞美上帝的《旧约》的传统。《启示录》里的号声虽然凄厉恐怖,听起来活像是鬼哭狼嚎,可是其中也唱赞歌。该卷书好几次记载天上敬拜的异象。其中一次异象中,天使和24位长老俯伏敬拜“羔羊”耶稣:“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5:9-10)这个新歌相比于《旧约》中的歌,篇幅明显要短一些。在另一次异象中,唱歌的规模浩大无比。使徒约翰说他看见羔羊耶稣站在锡安山上,周围有14万4千众人。这14万4千人一齐高唱,而唱的是什么新歌,竟是谁也不知究竟: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

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14:2-3)。

这是典型的《启示录》风格。又在另一次异象中,约翰还看见那些战胜邪恶的信徒高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的场面:“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它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15:2-4)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是同一首短歌,赞美上帝的全能和全在。由此可见《旧约》和《新约》的音乐传统,归根到底是一脉相承的。

耶稣和众门徒于逾越节吃最后的晚餐,也是以唱诗结束的。《马太福音》写道,耶稣让门徒们吃过饼,喝过葡萄酒后,“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26:30)。《马可福音》重复了这一场景,第14章同样记述了最后的晚餐上大家唱诗,然后去橄榄山的情节。

从《哥林多前书》所载保罗与哥林多信徒讨论“方言”时的情景来看,教会崇拜中的歌唱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歌唱;一种是用圣灵所赐予,大家听不懂的语言歌唱,又称“用灵歌唱”：“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14:14-15)事实上,保罗还鼓励信徒们以各式各样的诗歌赞美上帝。他在《以弗所书》中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5:19)在《歌罗西书》中,他再次重复了这样的说法,且将不同的歌体与不同的智慧并提:“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3:16)

虽然如此,总体上看,《新约》对待音乐的态度少了《旧约》所

具有的那种近乎迷狂的热情。保罗可能受会堂文化的影响较深，似乎不太欣赏乐器，提到乐器时往往带有贬义。如在《哥林多前书》中，他这样出人意料地旁比锣和钹，阐释了爱之于话语的重要性，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13:1)

这不啻是说，鸣锣敲钹只是吵闹得响亮，却是没有意义。同理，前面保罗把箫和琴称作“有声无气的物”，说到底是把它们看作没有生命的乐器。这同《旧约》显示的音乐崇拜的热诚比较起来，已经是恍如隔世了。

作者潘朝伟，英国纽卡素大学哲学系圣经研究哲学博士，先后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神学院做访问学者。现为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旧约圣经导师，兼延伸部主任，著作有《〈传道书〉的现代意义》等。陆扬，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著有《德里达的幽灵》等。